

高校专业大洗牌！ 报考策略如何调整？

■本报记者 赵宇彤

今年，高考志愿填报有哪些新变化？4月，教育部发布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，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。最近，多所“双一流”高校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，向新兴交叉学科、国家战略紧缺专业倾斜。新专业有哪些优势？在高校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的情况下，如何选择合适的院校与专业？人工智能填报志愿究竟靠不靠谱？对此，《中国科学报》与多位教育专家对话，带来一份干货满满的志愿填报指南。



图片来源：摄图网

“这个分数应该选什么专业”“哪些专业前景更好”“新专业能不能报、谁能报”“要服从调剂吗”……每年的高考招生季，总会有各种问题困扰考生和家长。

今年，高考招生又呈现多重变化：38种本科专业“上新”，多所“双一流”高校宣布扩大本科招生，新兴交叉学科、国家战略紧缺专业成为热门选择。与此同时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高校撤销或停招本科专业布点1.22万个，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。

一边是高校专业的“大洗牌”，一边是“双一流”高校的持续扩招，双重变革下，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有哪些新趋势？新专业能不能报？人工智能(AI)填报志愿靠不靠谱？

6月24日，在《中国科学报》组织的一场网络直播中，三位来自高教领域的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。

报考新专业，就是“小白鼠”吗

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中，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无疑是一大亮点。

今年4月，教育部发布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(2026年)》，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。具身智能、低空经济与管理……“批量上新”的专业成为无数考生的新选择。

“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的特点是精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、服务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、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。”东南大学教务处处长陆金钰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相关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，人才缺口与能力要求同步提升正是新设专业的重要背景。

与此同时，今年“交叉学科”门类首次作为第13个独立门类正式登场，首批纳入未来机器人、交叉工程等15种专业。

“当下仅靠单一学科知识难以应对复杂现实、解决实际问题。”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樊振佳说，38个新增本科专业均聚焦复合型人才培养，这也契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升级需求。因此，在人才培养模式上，新专业同样呈现

出新特点。

“这些新专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：立足原有的基础学科，进一步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。”樊振佳说，同时新专业直接对接产业真实应用场景，让学生在工程训练中提升实操能力、打通理论与实践的壁垒。

面向真工程、真项目、真场景，锻炼学生的真能力，同样对高校办学育人提出了新要求。

“一流人才培养，离不开一流学科与科研实力作为支撑。这些优质办学资源能够为学生未来深造升学、就业发展搭建高起点平台。”陆金钰说。

陆金钰以东南大学为例介绍，目前学校已为新设专业组建了跨学科、跨领域的师资队伍，并引进来自产业一线的企业导师，在教学中借助科研项目、校企协同等方式，将来自一线的真实问题带到课堂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教学与实践指导。

“过去，总有家长问我们，学生毕业后能不能进大厂、挣高薪。现在，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学生毕业后能不能进大厂，更要考虑他们能不能开大厂。”樊振佳打了个比方。未来人才培养不能仅停留在知识学习，还要通过学科交叉、产学研联动，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核心竞争力。

这是意味着，报考新专业就是当“小白鼠”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“新专业并不是浅尝辄止的试验性探索，而是立足于高校长期积累的学科优势、科研硬件与专业师资，并以此作为根基稳步布局。”樊振佳说。

“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同样体现了高校教学理念的调整，从单纯关注‘教什么’向‘怎么教’转变，不再仅仅聚焦于学科建设，而是更关注服务国家战略、促进社会发展。”陆金钰说。

与此同时，面对AI技术的冲击，各大高校应主动拥抱变革，将数字技术、智能工具深度融入教学与实践，促进各专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。

专业裁撤、停招，要担心吗

大量新专业出现的另一面，是“老”专业的调整步伐持续加速。据统计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高

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.02万个、撤销或停招1.22万个。

高校专业的“大洗牌”让不少学生和家长不免担心：会不会还没毕业，专业就没了？

“高校专业调整背后的成因多元，包括行业人才需求萎缩、人才培养质量下滑、学校办学条件不足等多重因素。”陆金钰说。同时，随着以AI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，部分未及时调整升级的传统专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，同样存在被“瘦身”的风险。

然而，专业的裁撤、停招并不意味着相关行业成为“夕阳赛道”。

“过去，很多学科、专业的同质化倾向明显，什么专业‘火’，大家就一哄而上。”西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胡小俊告诉记者，部分20多年前曾适应时代需求的老牌专业，如今已呈现发展滞后的态势。

因此，对部分较为同质化、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，并不意味着相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消失。

“当考生和家长看到专业撤销、停招相关信息时，不必过度恐慌。”樊振佳建议，可以从多方面综合研判：一是查看该专业原有的学科积淀，判断当下师资、科研平台实力是否依旧雄厚；二是思考专业能否紧跟社会发展需求，与新兴技术、产业实现深度融合。

在他看来，最关键的一点是关注该专业往届学生的发展去向。“重点要看往届学生发展出口的整体质量，如果往届学生升学、就业的质量整体可观，就不能简单判定这个专业前景不佳。”

而在求学期间遭遇专业停招、裁撤，学生们又该如何应对？

“在制定各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，我们一定会考虑前瞻性，不能仅依据当下的行业现状设定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。”陆金钰以制定2026版培养方案为例进一步指出，考虑到学生4年后毕业时的行业发展形势，学校在搭建专业架构、课程体系时都必须具备长远眼光。

同时，对于学生原有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培养标准，学校都会严格执行到位，保障学生在课

程、实习、毕业、升学等方面的稳定性。

“此外，学校也为学生提供较为灵活的转专业政策，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意愿。”陆金钰说。

在胡小俊看来，保障停招专业在在校生权益是高校核心工作之一。学校从制定停招方案时就应提前规划，同步完善学生分流、配套扶持等各环节举措，确保各项培养保障工作不出差错。

“我们特别重视停招专业在校生的心理健康问题，最大限度减轻其心理顾虑，保障后续的人才培养工作。”胡小俊说。

AI报志愿，靠谱吗

对考生和家长而言，没有往年录取分数线、位次作为参考的新专业，值得报考吗？该怎样规避风险？

“客观来说，新专业缺少历年录取数据作参考，导致考生填报时无从下手。”基于多年的招生工作经验，胡小俊提出了三方面建议。

首先，绝大多数新专业并非凭空设立，可对照院校相近老牌专业的往年分数线。其中，服务国家战略、人才紧缺的专业报考热度普遍更高，预估录取位次时可适当微调；小众的交叉类新专业，可以参考同院系往年冷门专业的分数线。如果本院没有匹配度高的传统专业，就参考同层次同类高校的同类专业。同时，还要评估院校办学实力等支撑条件。

其次，还要参考新专业的招生计划。小班招生、计划人数少的新专业，录取位次波动往往更大；招生名额较多的新专业，容错空间相对更充足。

最后，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策略。部分新专业容易出现扎堆报考的情况，可能造成滑档，因此不建议将新专业当作保底志愿。如果想冲刺目标院校，可搭配校内传统优势专业一同填报，且可以考虑服从专业调剂。

“目前，社会大众对新专业的认知尚不成熟，专业办学与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都需要时间的检验。”樊振佳也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预留一定

容错空间。

而正在南开大学高考招生工作一线的他，也敏锐地发现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新趋势——用AI报志愿。

把高考志愿填报这件“人生大事”交给AI，靠谱吗？

“AI的确是非常实用的志愿填报辅助工具。”樊振佳表示，相较于此前只能通过纸质招生手册、电话等方式咨询院校，AI能够为志愿填报提供多元信息参考，这是不可忽视的优势。

不过，AI本质上只是工具，仅能依照关键词完成数据配对。不同考生、家长输入的提示词带有主观偏好，不同AI输出的结果也存在差异。

“许多深层次、个性化的考量难以完整传递给AI，最终只能片面回应表层需求。”樊振佳举例，多数人只会用AI查询分数适配的院校与专业，但校园氛围、男女比例等个性化需求容易被忽略。

“同时，AI推荐的结果并非完全准确。”胡小俊告诉记者，不少平台会提前设置算法参数，引导考生偏向特定的院校、专业，平台也很难完整汇总最新的招生政策。因此考生和家长不能照搬AI提供的方案，必须结合自身情况修正调整。

对此，樊振佳提出几点建议。首先，AI可能会推荐往年冷门、知名度较低的专业，将其视作“捡漏”的选择，但正如新开设专业不等于冷门专业，不能仅凭往年报考热度评判专业长期价值。

此外，填报志愿切忌只看专业名称。例如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里，带“数”“智”字样的专业占比很高，算法会直接判定此类专业为热门赛道，但难以客观综合评估培养方案、校内分流机制、毕业生升学就业出路等核心内容。

“最重要的是，AI永远无法替代考生本人，更难以精准衡量个人特质与专业、院校之间的适配关系。”樊振佳强调，院校、专业的选择不能只着眼于当下的报考热度，更要考量毕业后的发展出路。“因此，填报志愿必须立足个人成长规划，明确自己的发展诉求，从学业与职业发展的全局视角作出理性选择。”

如何挽救大学“发霉的课堂”

大学课堂在AI时代的N种可能

■马克

人工智能(AI)的发展与普及，特别是生成式AI的崛起，让许多人感叹“课堂已死”，感慨学生“呆若木鸡”。似乎一夜之间，大学课堂就寿终正寝。那些苦苦挣扎的大学教师，也不过是“苟延残喘”罢了。毕竟，与AI相比，大学教师知识储备有限，也越来越不受学生欢迎。

在许多学生看来，与其在课堂上听教师慢条斯理地讲解，不如课后以两倍速浏览教学视频。又或者可以请AI代劳，整理课堂笔记和考点，应付教师千篇一律的考试和考查。

更加要命的是，大学教师也在如法炮制，使用AI生成PPT，或者调用AI来准备讲义。既然如此，与其让教师使用AI，不如学生自己上手，于是大学课堂成了“AI对抗AI”的主场，让本应是主角的教师和学生躲到幕后，师生合谋玩起了游戏，只不过这场游戏在空耗他们最宝贵的时间。

大学课堂遭受冲击的背后

AI不是最早对课堂发起冲击的，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击。在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，学生通过课桌下的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对抗老师的照本宣科。有了计算机、互联网和智能手机，教师的魅力不再，课堂“抬头率”也堪忧。

只有那些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老师，才能吸引日益挑剔、要求多样的学生。所以，AI不过是在大学课堂日渐衰落的最后关头，给予其致命一击。

一方面是数字技术与外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，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的构成与需求日益变化。作为大学教师，要接受这届学生的变与不变。课堂上的学生不会对书本知识如饥似渴，因为他

们有自己的打算。一方面，他们要应付课堂上的考勤与提问；另一方面，还要准备考研和考公考编。于是乎，台上的教师口干舌燥地自我感动，台下的学生则充耳不闻，我行我素。

与此同时，大学教师的日子也不轻松。在“非升即走”的考核压力下，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做实验和写论文，而投入教学与课堂的精力则捉襟见肘。更不用说大学的过度行政化让教师有永远填写不完的表格、申请不完的课程与报销不完的费用。这让本就岌岌可危的大学课堂雪上加霜，学生对教师的老生常谈也日益厌烦。

AI时代的大学课堂

面对内外夹击，大学教师要“下岗”了吗？显然不是，他们依然在积极地投入、努力地教学，希望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适应学生与环境的变化。从自己的摸索反思与观察求教来看，大学课堂的复兴有N种可能，而不是死路一条。

问题的关键体现在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，也需要二者结合共同努力。

所谓宏观制度，就是大学培养方案乃至整个培养体系都需要进行系统改革，以适应新的环境、学生和要求。

当前大学的教学寄希望于把学生拴在教室里，开展填鸭式教学。这既同高等教育的初衷相悖，也不符合学生期望。虽然高校培养方案的总学分要求在逐步减少，但是学生依然被排满的课程表所困扰。当他们一天都奔波于各个课程时，每一门课都只能是浅尝辄止。与此同时，培养方案的九成都是课程，而其他形式的学习则微不足道。比如，最应该加强的案例教学、实习与实地调查付诸阙如，即便有也是流于形式和敷衍了事。

如果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餐食，那么过去课程是主食和主餐，但是现在需要考虑下调其优先级，使之成为辅食和佐餐。什么应该成为主餐呢？项目教学应该成为主餐，通过项目来组织和编排教学，使学生能够针对项目来学习和探索。

还有有人认为课堂教学是小锅炖炒，而慕课等线上课程则是预制菜。但是，这背后是假定学生是食客，不会自己做饭，等着享用作为厨师的教师准备的餐食。殊不知学生完全可以也应该反客为主，与教师共同参与餐食筹备，并借此掌握必不可少的知识与技巧。

相对来说，预制菜琳琅满目，学生完全可以自行选择和搭配组合。在此之外，课堂所应发挥的作用是班级聚餐，学生们带着各自准备的知识餐食相互品评，取长补短。教师不是课堂的主宰，也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，而应与学生共创知识。

学生的知识来源越来越广泛，不限于课堂、也不止于校园，而是可以把全人类的知识为我所用。课堂教学只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，课堂乃至大学本身都不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，我们应认识到其局限性并加以调整。

这意味着高校培养方案需要在总量、结构与形式上进行实质性改革，压缩总学分要求，减少课程占比，并改变教学方式。这不是放任不管，也不是降低要求，而是赋予学生应有的自主性，让他们学会如何构筑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。毕竟，“授之以鱼”不如“授之以渔”，这在AI的助力下恰逢其时。

我的个人尝试

从2025年底，我就在思考如何备课，也曾一度陷入如何同AI抗衡的焦虑之中。我接手的是

两门常规课程，我预想到学生会使用AI，也担心抬头率不高的问题。直到发现选课的学生只有个位数，我才意识到我焦虑的方向错了。

之所以选课的人少，可能因为时间段安排在下午一点到四点，影响午餐和午休；也可能是由于我刚入职而没有专业记录，学生担心踩雷或入坑；还可能因为学生有更好的选择，教师高手如云，学生自然会有选择困难症。

一门课只有五六个人，这样的小班教学真的是既奢侈又珍贵。我可以很快熟悉每一个学生，也能够了解情况，结合他们的特征和背景来提问。

我开设的一门课程是面向本科生的《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管理》。之所以选择接手这门课，是因为我在所在的专业领域长期关注政府人事问题，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财政问题。我在教学的同时也希望弥补自己的知识短板，所以是抱着与学生共同学习的目的来备课。

我会在每次上课时把最新的案例和身边的故事作为引子，由此将一堂课的知识点串起来。当然，我会使用AI来辅助生成图表，方便在PPT中展示。我会结合这些知识点启发学生思考和提问，由此展开课堂研讨。与此同时，我会对每次授课进行录音，反复打磨几次，并转化为课程讲义乃至教材。换句话说，我将课堂视为驱动我学习新知识的一次旅程，通过向学生讲授形成我的知识体系，并通过学生反馈启发我进一步思考。

另一门课程是面向博硕研究生的《比较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专题》。我除了在一开始讲授课程框架与核心议题以外，主要是通过客座分享的方式来组织。我利用学校、学院和个人的多方资源邀请客座教员，包括美国、英国、德国等国家的

教师、博士生和留学生，通过访学或在线方式共同授课。不少授课人员使用AI来准备素材或生成图片，既帮助他们整理思路和节省时间，也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。学生每次上课都能够了解某个国家的治理框架与地方实践，探究一个具体的政策议题，并提出问题和参与研讨。

未来，我计划推动一个全球课程联盟，参与的师生可以共享课程资源，每年拓展覆盖的国家与领域。与此同时，我会鼓励选修课程的学生跨国合作，通过团队协作更加真切地深入各国实践，完善课程框架和相关内容，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数据库与案例库，真正实现教研相长。

很多人担心AI带来的考试挑战。我认为，与其提防学生利用AI作弊，不如让他们认识到AI能助其学得更快、更好。恰逢学校推动绩点改革，我把考查贯穿整个课程。每次上课的考勤、提问和讨论，穿插的读书报告和论文分享，都在全方位考查学生的学业进展。最后，我会要求学生完成一篇不超过两千字的课程论文，并在课堂上进行口头展示。当师生之间是人与人、面对面的关系时，AI不会成为遮蔽真相的面具或阻碍沟通的道具。

从我的个人尝试来看，AI给大学教学特别是课堂授课带来了威胁，但并非无解。AI所宣告的“课堂已死”，针对的是不愿改变的教师和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。只要高校能够推动实质性改革，只要教师本人愿意改变自我，AI对大学课堂发挥的更多是赋能和创新的作用。所以，AI会让一大批课堂死去，但是也会有更多人机共创的新课堂重生。我们所要做的，无非就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选择题，而主动权是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的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)